

德國女性文學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林美琪

* 最早的德國女性文學

德國的女性文學從 18 世紀即開始，1771 年貴族出生的蘇菲·馮拉羅荷便寫了一本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作品－《史恬涵小姐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Frauleins von Sternheim）。在這部作品當中，女作家使用書信體來寫作，書中的女主角蘇菲和母親同名，也和作者同名，因此讓這部作品染上了濃重的自傳性色彩，這部作品中的主題包含婚姻出軌以及對貴族的批判，是少數在 18 世紀以女性觀點，嚴厲指出貴族社會的浮華與自私。

年輕的德國大文豪歌德，便是讀了這本小說之後，對這個作品大為讚賞，也使用書信體寫作了一部曠世名著《少年維特的煩惱》。1774 年出版的這部作品晚了《史恬涵小姐的故事》3 年，小說的主人翁維特是陷於愛情煩惱與傳統社會規範的年輕人，他愛上了法院上司的未婚妻－夏綠蒂，這份愛情藉由書信的抒發，直擊許多當時歐洲年輕人的心，造成非常轟動的「維特風潮」，許多年輕人競相模仿維特的穿著，維特在故事最後舉槍自盡，歐洲讀者也產生一股自殺潮，是 18 世紀歐洲文學「狂飆時期」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從《少年維特的煩惱》和《史恬涵小姐的故事》這兩部作品來討論女性文學，可以很清楚的看清女性文學這個文類的特質，從女性主角的觀點，來注視觀察她所身所屬的世界和人際關係；其次有些人將女性文學定義為女性所書寫的作品，1977 年德國著名出版社羅渥特出版社（Rowohlt）便向德國女性徵稿，準備出版一系列以女性作家寫作的文學作品，以下的篇幅當中，將詳述地介紹徵稿結果。

* 德國七零年代的女性書寫

1979 年 12 月 7 日的五十期《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以今日德國女人如何寫作為題，探討德國女性文學文章的副標題定為「在生命的困頓中感覺世界貧乏」。（注 1）這篇文章由女編輯安姬拉·普雷珍特（Angela Praesent）執筆，她從徵稿到閱讀文稿當中歸納了德國女性如何寫作（Wie schreiben Frauen in Deutschland？），普雷珍特點列式的寫道，徵稿的文件當中有幾個書寫的特色：1. 簡短；2. 事件式；3. 自傳式；4. 和家庭相關；5. 貧乏的世界，這次徵稿的主題定調為「新女性」（neue Frau），結果卻和編輯與一般讀者的期待大相逕庭。

歐洲與美洲在 1968 與 1969 年的學運之後，展開了許多社會新面向，婦女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在青少年兒童文學的領域更開啟了一頁反權威青少年兒童文學的寫作風潮。奧地利著名作家克莉絲·汀娜內斯林格（Christine Noestlinger），便在她的作品當中描述了許多「新少女」（neue Mädchen），這些小女生敢愛，敢言，敢挑戰權威，對父權社會的禁忌極盡諷刺與毀滅之能事，在這樣的社會與文學氛圍當中，卻見到徵稿的結果出人意外地呈現「禁錮文

學」(Gefangenliteratur)的面相，所謂禁錮文學所指的是，寫作的女性仍然走不出家庭與自身所處的生活領域，而自覺被關在牢籠裡，藉由寫作來抒發身體與靈魂的鬱悶。而哪些職業別的女性最常從事這類型的寫作呢？普雷珍特歸納了一千五百份稿件當中的職業類別，最多的「新女性」稿件來自各級學校的女老師，這結果和老師經常性的閱讀與文字打交道息息相關，而教育的工作更是反省父權價值系統的第一線，因此有許多女老師對新女性的主題用文字做具體的表達；第二多的稿件來源是家庭主婦，而且有一半寫作者年齡已超過五十歲，這個結果和女性生活型態息息相關，因為這個年齡的家庭主婦如果有小孩，子女的年紀也大部分已成年，因此留下許多時間與空間可以讓女性可以自我實現自己書寫的慾望與夢想；第三類為秘書、護士及社工人員，這類職業別的女性相對其他職業類別，有較多機會與不同的社會層面接觸，並且常面臨到生、老、病、死的人生課題，因此成為徵稿文件的來源。

除此之外，普雷珍特認為許多女性將寫作當成一種治療或告解的形式與工具，有些人甚至將自己紀錄小孩成長的生活手札，作為文稿寄來徵文，在這些稿件的文中，編輯普雷珍特看到了許多七零年代女性的無助，她們的行文當中出現許多的問號，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自處，如薇若娜·史提芬(Verena Steffan)在她的文章中所顯示的不安與無助：「現在是中午了，再過8個小時就要開會了，我怎麼繼續撐下去？我現在該在打字機上打些什麼議程？」，除了許多問號與不安之外，很多稿件中出現了許多「或許」、「也許」等不確定的字眼；就寫作的主题而言，即便是社會學博士，心理學家抑或是女法官的文稿當中，也幾乎不以職場所發生的人、事、物為描述的主要場景與對象；這些寫作的女性最常描寫的主题便是和另一半分手的經驗，離婚的過程，身邊重要的人過世，身體或精神疾病的折磨，離職，或在國外曾經經歷的一段不愉快經驗。在文中最重要的人物永遠是自己的男性伴侶，其次為父親，再來則是母親，其他的角色幾乎都是串場跑龍套的功能性質。

普雷珍特認為，一九七零到七九年代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女性寫作的寬度，相較於德國女性寫作的主題較為寬廣，較富想像力，並且同時擁有較多虛構的成份，德國女性書寫著則偏重於自傳式的書寫與其療癒性的功能，此外，美國女性書寫對人物與角色的駕馭也較為多元，不限定為身邊的男性伴侶，也不只描述父親、母親與自我的兩代關係的愛、恨、情、仇，美國女性的書寫有較關寬廣的主題領域，和美國推廣並行之有年的創造性寫作(creative writing)習習相關。這種課程從高中便開始，到大學之後更是必修課程，不管大學日間部或夜間部的女學生都有機會經歷創作性寫作的洗禮，透過這個課程的訓練，讓女性寫作學員得以訓練在虛構的基礎上，建立文字的真實國度，也因此整體的寫作風格便可超脫現實日常生活的禁錮，進入想像的國度，馳騁於虛構的文字與真實的人生經驗當中。然而，德國女性書寫也具有例外，並非全然自傳式，而且極具想像力，如伊娃·淡絲基(Eve Demski)的作品《黃金小孩》(Goldkind)與伊莉莎白·普雷珍(Elisabeth Plensen)的作品《柯哈思》(Kohlhaas)便是其中的佳作。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部作品的主角均是男主角，並非典型以女性的觀點書寫女性的世界，而是以解放的女性主義觀點書寫男性的世界與男人的慾望與渴求，其中角色眾多，足見兩位女性作家駕馭角色的能力，這兩部作品都是約三百五十頁左右大部頭的作品。

* 德國女性文學的佳作

在伊娃·淡絲基的《黃金小孩》當中，描述德國五零及六零年代戰後的德國，他沒有父親，母親也沒時間照料他，而祖父卻把他寵上天，視他為家族唯一的命脈與繼承人，在這個壓力與溺愛當中男主角變成了遊戲人間的登徒子，沒有能力處理人生的各種問題，更沒有能力建立擁有信任與愛的兩性關係。這個作品在1979年出版，2017年的今天更以偶劇的面貌，活躍於德國的文壇與戲劇舞臺，實在是德國女性書寫當中，觸及社會議題與歷史背景的難得好作品。她1944年出生於德國南部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父親是一位舞臺設計師，因此她自小便與舞臺結下不解的緣分，她青少年時期在麥茲（Maiz）和法蘭克福上學，1964到1968的大學生涯，則在麥茲大學和佛萊堡（Freiburg）大學渡過，研讀德國文學、藝術史以及哲學，出社會之後依娃·淡絲基擔任過法蘭克福劇場助理，翻譯以及從事編輯工作，她至今仍創作不斷，2017年8月7日她的新書《這個行李我自己扛一回憶錄》（Den Koffer trage ich selber- Erinnerung）即將出版，她在1977年辭去黑森邦電臺（Hessischer Rundfunk）工作時，電臺主管問她為何要辭職，她回答道：「我正在寫一本書。」男性主管想了想說：「你這樣會不會太不實際，我們不是都在寫書嗎？」當下她還是辭去專職工作，到法蘭克福近郊的福格山（Vogelberg）中專職寫作，在一次演講當中，女作家提及寫第一本書的這段時間當中，身處鄉間，不用對其他人負責，沒有義務，只是日常生活與單純想要把故事寫出來的身心狀態，讓她回首仍是這輩子最美麗的時光。

在這段日子當中她的好友華倫廷也正專職寫作他的第一本新書，兩人互相砥礪，常在家中舉辦朗讀會，請喜好藝文的朋友一起閱讀他們正在創作的作品，華倫廷完成第一本創作之後，身為好友的伊娃·淡絲基找到了彼得·黑特靈（Peter Haertling），一位著名的青少年兒童文學作家，並且向他推薦華倫廷的作品，使得他的作品得以出版，並同時建立了她在出版界的人脈。三年之後《黃金小孩》便由鹿溪藤翰德（Luchtenhand Verlag）出版社出版，成為淡絲基引人注目的第一本新書，1981年這本書改版以口袋書的形式出版，由費雪出版社（Fischer Verlag）發行，女作家寫作不斷，同年出版《嘉年華》（Karneval），這部作品的主角為小女孩，敘述戰後小女孩與家庭和學校教育之間的微妙關係，由翰瑟出版社（Hanser Verlag）出版。第三本小書《假死》（Scheintod）於1984年出版，敘述七零年代一位幫左派分子辯護的律師，陳屍於自己的事務所，他的妻子雖然已和他分居，仍然明察暗訪，想要找出丈夫真正的死因，卻遭到情治單位的跟監，認為她也從事左派的政治活動。從這三部作品看來，依娃·淡絲基的作品

充滿對時代與時事的著墨，寫作題材涉及政治、教育與自我認同等等，是一位深度與廣度兼具的女性文學作家。她另一部極受文壇矚目的作品是 1992 年出版的《阿法拉》（Afra）在這部小說當中，阿法拉是位德國農婦和美國黑人大兵所生下的混血兒，她在戰後德國鄉間成長，黝黑的皮膚讓她在成長過程當中，一直受到歧視與訕笑，因此她極早便離開鄉村，來到大都市慕尼黑。在一九六零年及七零年代加入了劇團，而成為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她的名字阿法拉原為妓女的守護神，阿法拉在德國的成長過程中，思索自我的認同歸屬，並且生下一個幾乎是白人膚色的小孩，膚色、性別議題及自我認同是這部女性文學作品中最重要想要探討的人生問題。

伊娃·淡絲基藉由文學與戲劇關注社會問題，並且為許多社會邊緣人發聲，《阿法拉》便是一個極為傑出的例子，因此她獲得許多的獎項，包括 1981 年克拉根福特文學特別獎；1987 年雷根斯堡文化貢獻獎；1990 法蘭克福歌德文學獎；2004 黑森邦歌德文學獎；2008 年法蘭克福文選獎，這個獎項是一個有一萬歐元獎金的特殊榮耀，評審團用以下的文字描述女作家得獎的原因：「今年的文選獎頒給女作家及新聞工作者伊娃·淡絲基，她用敏銳的筆觸以及深富情感的筆鋒，精準地詮釋文學所追求的，以及文學可以達到的，她的文字當中充滿韻律性的美感，使德國文學更加豐富。」（注 2）

除了小說之外，德國出版界向來對女性主義理論的發行不遺餘力，關於女性主義，有些重要的論述性書籍發行，以下便為女性論述性的書籍出版品簡介。

一、《因此女性主義》（Darum Feminismus）（注 3）

這本書於 2011 年出版，副標題為「討論與實務」，此書以不同左派極端的女性主義觀點來觀看政治局勢的衝突，其中包含反軍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及反資本主義的主題，在書中確切地指出通往女性主義的路徑便是政治領域，唯有透過政治的手段，才得以讓社會結構改變；弔詭的是政治場域不僅是女性主義的出發點，也同時是衝突的開端。在這本書中還釐清「何謂身體的自主權」的問題，並且定義為：「我的身體屬於我自己」，杜絕一切暴力關係與將女性身體工具化的可能性，其中更包含對種族主義的批判，提出白色女性主義最根本的問題—女性主義該有膚色之別嗎？

二、《女性的教育、家庭與職業之權衡》（Die Vereinbarkeit von Ausbildung, Familie und Beruf bei Frauen）（注 4）

此書以數據分析德國在兩德統一之後，東西德婦女在教育、家庭與職業之間的權衡與取捨。

三、《性別的不舒服》（Das Unbehagen der Geschlechter）（注 5）

這本書由尤蒂思·布特勒（Judith Butler）於 2006 年出版，作者以自傳的方式，提及自身的童年經驗，在討論性別議題時，女孩常會被貼上難搞的標籤，因此而陷入自我認同的困境，作者以自我成長過程當中的經驗與實例，描述性別議題在女性成長過程中所賦予的意義。

四、《前衛女性與德語註釋》（Deutsch auf Vorderfrau: Sprachkritische Glossen）（注 6）

這本書的作者陸一絲·普許 (Luise Pusch) 以批評式的角度看待德語的語言性別構成，文字當中以監護人為例，在德文中的監護人 (Der Vormund) 便只有陽性的形式，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便質疑這個稱謂的正當性，許多單親家庭的母親是唯一的監護人，卻仍然得接受與性別不符的字眼。此外德語當中受職業訓練者，或受教育者 (Auszubildender) 也是一個 er 結尾的陽性專用字，如果在這個長長的字後面再加上 in (注 7)，以標示為女性受職業訓練者又顯得既冗長且矯情。在書中女性作者不僅分析男性社會所主導的語言現象，並且以幽默的方式，強而有力地發抒己見。

五、《德語是男人的語言 女性語言學的註解與文章》(Das Deutsche als Maennersprache

Aufsätze und Glossen zur feministischen Linguistik) (注 8)

2012 年作者陸一絲·普許 (Luise Pusch) 寫作了第二本女性語言學的有趣書籍，這本書由法蘭克福著名出版社蘇而坎普 (Suhrkamp Verlag) 發行，足見上一本書的銷售量與書評極為正面，讓大出版社願意與普許合作，作者是何許人也？她其實是德國南部逼波登湖 (Bodensee) 湖畔美麗的康絲坦茲 (Konstanz) 大學的女性語言學家，普許 1944 年出生於德國居特斯樓 (Guetersloh)，在漢堡大學讀英國文學、拉丁文及語言學，博士論文以比較德語與英語的語句結構為題目，她和善塔·特勒門·普勒茲 (Senta Troemel-Proetz) 兩人共同為德語女性語言學建立了這個學門研究的開端，她在這本書當中以女性語言學批評的眼光看待語言政策，並且記錄女性在語言創作上的能量，陸一絲·普許分析德語的科學及新聞報導，將自己蒐集的資料以系統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且以十足幽默的方式及客觀的角度省思男性主導的語言現象，以及女性的反撲，例如主人與狗 (主人即先生) (注 9)，以及我們小男人 (Wir Menschen) 的稱謂，德文中的「人」為 Menschen，男人喜歡強出頭，女人索性將男人的字眼放進「人」的前頭，看起來這兩個字像極了，但是意義卻大大不同，原因出於德語字尾加上 chen 變成了小的意涵，十足有貶低的語意在裡頭，把男人放在人前面，這字變成了小男人。

六、《資本主義的性別》(Das Geschlecht des Kapitalismus) (注 10)

這本書的作者為羅思薇塔·修爾茲 (Roswitha Scholz)，書的副標題為女性主義的理論及後現代資本的象徵，出版於 2011 年，此作品以社會及歷史的觀點，省視女性角色的定義。長久以來，女性被賦予做家事、教養孩子以及家人情緒照料的工作，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邏輯當中，女性生活的意義與工作內涵又必須解構，並且重新被建構，作者修爾茲以左派女性主義的觀點，指出新馬克思主義的缺失，並且分析新、舊馬克思主義對女性主義觀點之看法。

七、《小小的不同和大大的後果，女人談論自己，解放的開始》(Der kleine Unterschied und seine grossen Folgen. Frauen über sich. Beginn einer Befreiung) (注 11)

這本書由許多各種職業別的女性現身說法，談論她們對於「性解放」的看法，參與訪談的職業類別有職業婦女、家庭主婦、女學生以及妓女，她們在訪談當中打破了社會禁忌，大方地

談論她們所經歷的性，並且揭發了性已經被解放的迷思與神話。這本書作者是阿莉思·許瓦次，她的這本書早已是排行榜上的暢銷書，並且發行到第三刷的口袋書版本，是討論女性主義與性自主非常經典的一本書，許多女性讀者感同身受，很多男性讀者更是反應熱烈，2013年出版的新版口袋書當中有阿莉思·許瓦次為新刷版本撰寫的最前言。

注釋

1. Angela Praesent. Wie Frauen heute in Deutschland schreiben: Frauenliteratur: weltarm in der Lebenskrise. Die Zeit. Nr. 50/1979
2. FAZ 6. Juni, 2008
3. Unrast. Darum Feminismus! Diskussionen und Praxen. 2011. ISBN 9783897713031
4. Budrich. Die Vereinbarkeit von Ausbildung, Familie und Beruf bei Frauen. 2011. ISBN 9783940755957
5. Butler, Judith. Das Unbehagen der Geschlechter. Suhrkamp, 2006. ISBN 9783518117224
6. Pusch, Luise F. Deutsch auf Vorderfrau: Sprachkritische Glossen. Wallstein Verlag, 2011. ISBN 9783835308633
7. 德文當中的職業絕大部分以 er 結尾，表陽性與男性，加上 in 的字尾變成為女性，如農夫為 Bauer，農婦則為 Bauerin；音樂家為 Musiker，女音樂家則為 Musikerin
8. Pusch, Luise F. Das Deutsche als Maennersprache Aufsätze und Glossen zur feministischen Linguistik. Suhrkamp, 2012. ISBN 9783518112175
9. 德文中 Herr und Hund 狗與主人，主人與先生是同一個字，展現男性社會的擁有概念。
10. Scholz, Roswitha. Das Geschlecht des Kapitalismus. Feministische Theorien und die postmoderne Metamorphose des Kapitals. Horlemann Verlag, 2011. ISBN 9783895023118
11. Schwarzer. Alice. Der kleine Unterschied und seine grossen Folgen. Frauen über sich. Beginn einer Befreiung. Fischer Taschenbuch, 2013. ISBN 9783596154463